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涇 胡承珙

長洲陳 奐補

魯頌

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
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李氏
絢義曰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
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
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
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於周商也非

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因
命稷得祀天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已矣以成王爲非
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可
以息矣承瑛案魯無冬至園丘之郊而有孟春祈穀之郊
無帝嚳配天之祭而有宗廟殷祭之禘明堂位言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與閼宮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正合閼宮又
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郎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祭統所謂大嘗禘是也閼宮經文言嘗禘傳周人於崇德報
功之中亦微寓等差之意所以並行不悖未可謂成王不
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或疑郊祭不及周公何以言報不知

此正欲尊周公同於二王之後爲王者所不臣故得與杞宋同郊如諸侯不敢祀天子而魯有出王之廟亦此義也春秋閔以前不書魯郊至僖三十一年始書者自當從左氏以魯郊爲常祀不書所書者或卜郊不吉及郊牛傷有故則書耳禘之書亦以有故如致夫人躋僖公之類非書其不宐郊禘也至魯之無風自當如譜說尊魯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與賜郊禘同意而得有頌者風雅頌以體而分本無天子諸侯之別故王城之詩謂之王風而豳風有豳雅豳頌之目則以其中有體近風雅者故也然則三百篇何以別無諸侯之雅頌竊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所得

者惟風耳其諸侯朝廟之詩雖或有作不入輜軒之采故
非太史之所職焉豈諸侯之臣必不使其言政事之得失
諸侯之祭皆無樂以告神明邪或又謂諸侯既得作頌魯
頌之作季孫何必請命于周則以頌者爲祭祀而作而魯
頌惟稱其君之功諸侯人臣而作爲詩歌以頌揚功德自
與商周之頌故必假天子之命以爲之然當時雖請命爲
頌而其詩仍不列於周太史故春秋列國大夫賦詩無及
魯頌者譜所謂孔子錄之同於二王之後是也若嚴華谷
疑生前祝願之辭以疏謂僖公夢後作頌者爲非則虞東
學詩辨之曰詩人追頌前王往往叙其生平如聞如見卽

闕宮篇熾昌壽臧云云竝是追述當年承祭獲福之事亦因僖公在位日久有壽考弗祿之慶也無容以文辭害志

駟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釋文駟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駢同今本說文驍良馬也駢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駢駢牧馬苑也詩曰在駟之野臧氏經義雜記曰據釋文駟說文作駢則說文當於駢下引詩駢駢牡馬駟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駢駢及在駟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所改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駟字下引詩四牡駟駟遂并此四牡駢駢皆引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

篇驍勇急捷也良馬也駢馬肥壯盛貌駟同上又牡馬苑也駟駟馬行貌今作彭可證驍駟同文駟卽彭之異與駢不同驍與駟異字異訓釋文謂駟又作驍者誤承琪案說文驍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駟又作驍蓋陸所見毛詩有作驍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駢同則陸所見說文自作駢駢牡馬與今本異矣段注說文謂毛詩必亦作駢駢故許偁駢駢而後人譌亂作駟駟則未必然許所稱詩與毛異者甚多此或三家詩作駢駢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駟駟爲腹餘肥張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駟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駟之本義其引詩在駟之野則當如段

說宐本作在同之野詩言牧馬在同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同會意馬在同爲駟猶草木麗于地爲麗也但駟爲牧苑之通名元和郡縣志又云垆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處此則後人因詩附會耳

釋文牡茂后反草木疏云騶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曰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爲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其荅鄴下博士云若作放牧之牧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騶也臧氏曰據正義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馬唐石經作牧改刻作牡文選

李少卿荅蘇武書注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五十五引作
牧馬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作牡馬則六朝及唐
人皆兼具兩本今考傳箋之文則知在坵之野薄言駟者
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
引草木疏云騊馬也則陸璣亦作牡馬矣陸在顏前其本
更爲可據毛當作牡馬爲定也按勘記曰正義云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榦肥張明首章爲良
馬二章爲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旣別皆言以車
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
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

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爲長段氏玉裁曰考周官馬政特居四之一絕無郊祀朝聘有騶無驥之說顏氏說誤承琪案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者此但釋經駟駟二字其云良馬者對下三章戎田駑言之以此見戎田駑三種亦皆腹幹肥張耳固非以良馬釋經牡馬亦非謂四章皆良馬也顏說自與傳不合然謂經當作牡馬不誤凡禽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言之周禮言馬以一牡乘三牝言牡之盛則其牝之盛亦可見以有駟詩證之首章言乘黃三章言乘駟而次章言

乘牡此是以中間包前後見黃馬駟馬之皆牡亦可知詩人貴牡之意顏氏所謂頌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至釋文引陸疏牡騶馬固非有專疏此詩之明證然楊雄太僕箴云僖好牡馬牧於坰野此豈非又在陸璣之前者乎況家訓云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牡騶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劉芳北魏人爲毛詩箋音義證者亦作牡馬可知傳箋本固作牡馬矣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

爲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
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
承琪案野有芘廡燕燕干旄傳皆作郊外曰野竝無郊外
謂之牧之文叔于田箋亦云郊外曰野說文凡下亦與毛
同是毛所據爾雅本無此句未可據爲此詩牡馬當作牧
馬之證也

有騏傳蒼祺曰騏釋文祺字又作騏正義曰蒼騏曰騏謂
青而微黑據此是正義本卽釋文之又作本也今各本皆
作蒼祺惟相臺本作蒼騏段氏詩經小學曰蒼騏卽蒼綦
也小戎傳騏騏文也正義作綦文李善豬白馬賦注引同

尸鳩傳騏騏文也釋文作綦文顧命馬鄭本作騏弁枚本作綦弁是古通段綦爲騏此傳俗本作蒼祺誤今依正義及岳本承琪案綦下从系祺旁从示系示形近易混故綦誤爲祺若作騏無由誤祺旣小戎尸鳩傳皆有作綦文者此傳亦當是蒼綦曰騏也

有騏有雒傳赤身黑鬣曰騏黑身白鬣曰雒正義曰騏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騏白駁騏馬黃脊驥則騏是色名說者以騏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騏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騏卽今之騏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雒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騏白駁謂赤白雜

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其字定當爲雜但不知黑身
白鬣何所出耳承琪案此傳當本作赤身白鬣曰駁卽爾
雅之駮白駁也考爾雅駮白駁黃白驤自以駮黃爲其馬
之全體而有一處白者曰駮白黃白其立文與言雜毛者
不同凡爾雅所指一處異色者脊與鬣爲尤顯駮白黃白
雖謂指其白處所在毛公或別有所本故不純用爾雅大
抵駁爲駮白馬之專名引申之爲斑駁爲駁犖說文駁馬
色不純是也若如疏以駮白駁爲赤白雜則黃白驤亦爲
黃白雜無以異於彤白雜毛之駁黃白雜毛之駁矣疏又
云東山傳駮白曰駁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不知毛

公博采故訓不必盡同如小戎傳騏綦文也此傳又云蒼綦曰騏是也至謂注爾雅者不引此詩則樊孫等於詩文失引者多矣豈得據以爲準乎

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曾氏異同辨曰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

之不倫耶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
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奧簡鄭恐人不明
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獫狁驕箋載始也謂
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
說遂以鄭爲異毛失之矣承珙案曾說是也

有驥傳豪骭曰驥正義曰驥爾雅無文說文骭骹也然則
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驢無豪骭白之名傳言
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驥也驢則四骹雜
白而毛短故與驥異也稽古編曰如疏云云則傳豪骭下
當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承珙案釋文驥下云豪骭曰

驪是陸本作日孔本作白也爾雅驪馬黃脊駟說文則云
驪驪馬黃脊讀若輦又別有駟字云馬豪駟也考爾雅釋
文云駟說文作驪音輦今爾雅本亦有作驪者卽此可見
駟爲驪之異文豪駟或驪之別義故段注說文據玉篇廣
韻皆於駟下並列馬豪駟及驪馬黃脊二義知許氏原本
或驪下有一曰豪駟之文或驪後有重文作駟之篆罩之
古音如淫其入聲則如熠古音又如尋其入聲則如習故
驪駟必一字鳥之鶉鵲蟲之熠燿其理一也承珙謂段說
是矣但豪駟曰驪當從正義曰作白爲是毛蓋以駟篇馬
名本有爾雅無文者故訓釋亦不盡依爾雅此章始以駟

駮魚皆有白色故於驥特取其豪髣白一義以配之而不用驪馬黃脊之色歟

有魚傳二目白曰魚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矐二目白魚正義不言毛傳與爾雅異是孔本傳作二目曰魚矣說文駟馬一目白曰駟二目白魚段注云一字賸下二當作一以理覈之蓋陸本是孔本非毛傳是爾雅誤傳言一目者以別於二目也假令二目則傳不言二許本毛則必上句言目白下句言一目白毛本爾雅則知爾雅轉寫失其真也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釋文引蒼頡篇云矐目病也羅端良云相馬之說曰目小而多白則驚畏

驚畏者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漢武帝得西域之駿
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爲名豈此類
邪承珙謂目病之矚與驕不同爾雅特借矚爲驕耳此詩
方美牧馬之盛不應以病馬終篇羅氏後說近之

以車祛祛傳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祛段懋堂
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祛祛
不誤承珙案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引薛君章
句曰祛去也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子之祛下引之非
是當是此祛祛之注謂駕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竊謂
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

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必彊健故毛以祛祛爲彊健
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

有駮

在公明明箋云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按勘記云正義曰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
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段氏云義
是衍字羣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
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
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
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

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承琪案孔本
二明字分屬義德固非然經文傳箋絕無義字不應兩衍
義字此恐當如定本集注作但議明德也蓋箋以議字釋
經上明字以明德釋下明字其引大學不過證經明明連
文耳下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議明德而已謂之相與自
當云議孔本蓋議誤爲義淺人又於義上加明字而孔遂
依之爲說耳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
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
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正義曰旣言君臣相

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承琪案此疏非是此箋僖公之時以下十七字當接上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下仍是足上文義下乃云于於胥皆也潔白之士云云古本傳箋皆是於經文之後各自爲篇後人散入句下者誤將此箋僖公之時云云置之振振鷺之下孔疏依之爲說殊失鄭旨觀次章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竝不分別舊臣新來亦可見矣歐陽本義謂疏者妄爲分別是也而又謂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新來之士飲酒醉舞不近人情此亦誤以疏義爲箋義耳

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宋本惠下有也字

正義曰

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卽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承珙案此章飲酒是專指一事傳云有餘惠者謂於足祿之外復與飲酒故曰餘下章在公載燕乃通言凡在公閒暇則與燕飲故箋云載之言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唐石經本有字旁添年字按勘記曰正義本未有明文惟周頌豐年正義引魯頌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考此詩

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爲是惠棟引漢而
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又正義
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
年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傳以有年說經
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
當以定本集注爲長承璵案按勘說皆是也正義曰春秋
書有年者皆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
以去當有豐年也此其有年三字明指經文謂字以下則
述傳意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自謂此二本傳文如
是盧氏釋文考證以歲其有年爲定本集注之經文誤矣

三言名錄卷二十一
君子有穀詒孫子釋文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妄加也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按勘記曰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爲是惠棟引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承琪案按勘說是也

泮水

以下俱陳奐補

思樂泮水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奐案泮宮魯學名經中或言泮宮或言泮故傳以泮宮釋經之泮也泮宮有水故曰泮水靈臺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辟廱四面有水泮宮則當半於天子也箋曰泮

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義
曰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
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鄭與班同說文西南爲
水東北爲牆許說稍異水經泗水注魯共王殿之東南卽
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
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鄭言西南通水與說文合禮
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鄭注曰此小學大學般之
制案般制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周制天子大學在國

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廋是也天子郊學國學各四諸侯
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
樹中於郊則閭中注曰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
射也大射於大學此諸侯大學在郊之義證矣明堂位曰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
周學也米廩周之上庠虞學也序周之東序夏學也瞽宗
周亦曰瞽宗卽殷之右學也頖宮周之東膠周人名大學
爲東膠也魯路寢明堂與周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
得立四代之學唯天子四門之學總爲辟廋故瞽宗亦稱
西廡若魯唯周學稱頖宮則其餘三代之學不必皆依頖

官形也此魯國學之制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曰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蓋周四郊之學亦總爲辟廡魯郊近於周郊不必於四郊設四學或亦從殷制諸侯大學在郊者止有一泮宮亦不四郊皆設泮宮也此魯郊學之制也魯頌泮宮與禮器類宮同處而與明堂位類宮爲異處爾泮宮在郊其遠近未聞也魯有國學有郊學國外郊內又有州黨之學若疊相之圃之類此州長黨正爲主人而魯侯所不至者也魯侯之所至者泮宮也

思語詞文王傳曰思詞也禮記禮器篇正義引詩作斯樂

泮水斯亦詞也箋以思爲思念之思失之

鸞聲噦噦與案鸞當作鑾李善東京賦注引毛傳作鑾聲
說文鉞車鑾聲从金戊聲引詩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
鐵鐵說文注云攷玉篇廣韻皆作鐵字注呼會切鈴聲也
鑾聲卽鈴聲疑古毛詩泮水本作鉞鉞後乃變爲鐵字許
所據作鉞戊聲辛律切變爲鐵呼會切案集韻十四泰鉞
鐵噦三同呼會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是丁度
所據說文引詩作鉞鉞也此其證庭燎篇同

載色載笑傳色溫潤也與案色讀令儀令色之色禮記聘
義溫潤而澤仁也鄭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晉語韋注言於

大子無溫潤也初學記鳥部引春秋元命包注僕呼溫潤生長之言又邶谷風箋云君子泂泂然瀆瀆然無溫潤之色是溫潤蓋古語也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奂案茆當作茆釋文徐音柳是也周官醢人有茆菹說文茆鳧葵也引詩作茆又蘩鳧葵也廣雅蘩茆鳧葵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義疏云茆與苳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箸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淪滑美江南人謂之尊菜或謂之水葵釋文引鄭小同說與義疏同尊卽蘩也

在泮飲酒奂案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靡天子饗飲辟靡

也泮諸侯饗射泮宮也侯春饗所射侯也鄉人飲酒此饗之本義引申之義凡飲酒皆曰饗天子饗飲於辟廱諸侯饗飲於泮宮其禮同也春入學釋菜詩詠采芣正謂僖公行春饗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與案此飲酒之必遂耆老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地官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酒養老之禮行葦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所謂既飲旨酒也又曰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

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

順彼長道奐案順遂也長道謂尊長養老之道也行葦傳
曰引長也義與此同箋解順從長遠之道旣非傳義卽王
肅述毛云能順彼仁義之長道王於長道上增設仁義二
字未免增字成文且仁義與上下經旨無涉也不如蒙上
文二句作解爲得之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奐案屈古誦字誦卽詘也爾雅
釋詁屈收衆也屈訓衆亦訓收轉相爲訓醜衆釋詁文釋
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韓與毛同王肅云斂
此羣衆此本韓以述毛是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

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族鄉射記曰古者於族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即取賢斂才之義云醜眾者亦即郊人相族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訓屈爲治醜爲眾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編已辨及之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象案前四章言脩泮宮之化後四章言伐淮夷之功此二句蒙

上生下之詞春秋僖十三年夏公會諸侯于鹹傳會于鹹
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
至自會傳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
之事焉案淮夷病杞又病鄆于鹹于淮皆齊桓公兵車之
會而僖公與焉淮之會於十六年之冬十二月至自會在
十七年秋九月其時齊侯先歸畱魯侯與諸侯以爲東略
之謀則僖公自有伐淮夷之事淮夷在魯東南世與魯爲
難故周公伯禽之世尙有淮夷並興伯禽征討之後或爲
魯屬國僖公又能征伐淮夷故詩人歌以美之昭二十七
年左傳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是淮夷與

魯固畔則爲難服則聽從者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傳囚拘也與案囚訓拘者囚與馘對文皇矣傳曰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是馘謂已殂囚謂生者生拘之間其辭也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禮記言訊馘告學詩言囚馘獻泮其事正同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論曰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大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狄彼東南毛無傳瞻卬傳曰狄遠也釋文王他歷反遠也
孫毓同正義引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
來服也與案王子雍用瞻卬傳訓狄爲遠是也又抑傳曰
邊遠也古狄邊聲同狄彼東南與書邊矣西土之人句法
一例釋文引韓詩作勗訓除箋作剔訓治從韓詩義

不吳不揚吳毛無傳與案絲衣傳曰吳譁也則此吳字當
亦訓爲譁箋云吳譁也正本絲衣傳訓車攻之子子征有
聞無聲傳曰有善聞而無譁譁之聲是卽不吳之義也王
肅解吳爲過誤實非毛義漢衛尉衡方碑引詩作不虞本
三家詩虞者吳之段借字

三言在...
不揚傳揚傷也。與案不揚漢碑作不陽。揚陽皆段借字釋文云。瘍余章反。是陸所據傳作瘍。謂揚讀爲瘍。非經文作不瘍也。盧刻釋文徑作不瘍。余章反。則直改經字。校勘記已辨之矣。陸所據傳作瘍。王肅所據傳又作傷。瘍傷義相近。不譁言不謹譁也不傷言不傷害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謹譁義複矣。

不告于訛。與案古告與鞠通。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讀爲鞠。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作鞠。凶此告鞠。聲通之。證鞠亦作鞠。說文鞠窮治罪人也。訛與凶同。不告于凶。言不窮治凶惡。唯在柔服之而已。

束矢其接傳五十矢爲束煥案五十矢爲束周禮地官疏引爲束作日束古日與爲通荀子議兵篇曰負服矢五十个此傳所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同束矢五十一束猶交弓二弓一轅所以示不復用兵此傳義也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尙書左傳賜諸侯一弓百矢爲說韋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汜論篇竝從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爲說然二者皆非束矢矣說文接衆意也廣雅接衆也玉篇廣韻皆曰接聚也聚亦衆義

翩彼飛鸞集于泮林會我桑黹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鸞惡

聲之鳥也。與案鴝爲惡聲之鳥。陳風墓門傳同鴝以喻荆楚也。孟子滕文公篇南蠻駛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趙注曰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駛鳥然則鴝聲比荆楚與駛舌指南蠻同。孟子卽本此詩意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匪風傳曰懷歸也。日月傳曰音聲也。歸我以好聲所謂用夏變夷也。此章末乃承上文淮夷攸服而因及荆楚耳。下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謂荆揚也。蓋傳意謂此淮夷旣服而聲教所被雖荆揚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金也。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荆揚貢金三品大龜

齒革皆荊州產南謂荆揚但就物產之地爲言其意實指
荆楚也僖公時楚已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閔宮
篇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
曰南夷荆楚也詩義正同箋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正義
旣引左傳楚子以金賜鄭伯爲南金作證而又云淮夷來
獻大龜象齒廣賂我以南方之金則直謂元龜象齒與金
皆屬淮夷所產貢魯之物矣孔失經傳之旨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與案釋文憬說文應音獷文選沈
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李注引韓詩作獷薛君章句獷覺
寤之貌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獷心部應下不引詩而憬下

引詩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爲淺人竄改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貌蓋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閼宮

閼宮有恤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采
繫傳曰宮廟也此傳探下文言赫赫姜嫄故閼宮爲姜嫄
廟生民傳曰姜嫄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是姜嫄周之
先妣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注曰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
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閼神之象案周享先妣在
天神地祇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先妣尊於先祖故

鄭注以先祖爲后稷先妣爲后稷母姜嫄斯干似續妣祖
箋亦曰妣先妣姜嫄廟也蓋周人以后稷爲大祖立廟更
於孟春南郊配天帝嚳爲遠祖尊不立廟特於冬至園丘
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嚳尊也周家歷世有聖母功
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至理應立廟但帝嚳無廟
姜嫄旣不得援春秋經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
祔於男子同帝嚳在園丘后稷有廟姜嫄亦不得援春秋
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會故
周人特爲姜嫄別立一廟周官守祧奄八人賈疏云天子
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姜嫄別廟之證也

三言後集卷之二
于是后稷有母而帝嚳有妃后稷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
矣此周禮也魯無園丘之禘不禘嚳雖得郊祀后稷然祈
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姜嫄廟傳云在周以別言廟
不在魯也鄭以爲魯有姜嫄廟故末章新廟爲新姜嫄廟
則此詩爲頌僖公能脩姜嫄宮而作也旣與毛義不符又
於周禮且乖矣正義曰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
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
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閑而
無事也與謂據月令仲春祀高禘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
嫄母歲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閑而無事

傳孟仲子曰是禰宮也正義曰姜嫄祈郊禰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禰宮月令祠於高禰鄭注曰媒氏之官以爲侯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禰神之也樊案鄭說殷之媒宮起於簡狄與孔說周之媒宮起於姜嫄皆非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禰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禰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郊禰之前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元鳥篇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曰春分元

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然則禱宮始於上古在帝高辛之前帝高辛率簡狄祠禱宮而生契率姜嫄祠禱宮而生后稷簡狄姜嫄猶周禮之九嬪也殷周皆高辛之後故殷周之世皆禘饗而周人又爲姜嫄立廟卽爲后夫人祀天祈子之宮是謂之禱宮周祀姜嫄則殷祀簡狄或周因殷也說文曰禱祭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禱禱亦祭天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曰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禱據此則禱宮當在郊故毛傳謂之郊禱其廟爲高辛妃廟故

月令謂之高禘魯郊亦有祈禘之宮然謂魯有禘宮則可謂魯禘宮卽姜嫄廟則不可故傳引孟仲子說周以姜嫄廟卽禘宮爲別說也

實實枚枚傳釋實實爲廣大末章松栢有烏烏大貌義同東山傳枚微也則此枚字當亦訓爲微傳云礱密者旣已礱之復加密石是卽微之意也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栢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栢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栢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及尙書大傳並有此文閼宮爲先妣廟在周故傳就天子廟栢言之也釋文引韓詩枚枚間暇無人之貌蓋韓必連實實作訓以狀

其常閉而與毛義異

上帝是依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案上帝天也傳探下文解依爲依姜嫄之子孫說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僖公生民曰上帝不甯居然生子又曰上帝居歆以迄于今卽其義也箋就馮依姜嫄本身說於義各通

黍稷重穋稊稷麥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穋七月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案凡黍稷稊麥皆有先後種熟之異此經於黍稷言重穋稊麥言種穋傳又於重穋言後熟先熟義著於七月而此種穋言先種後種皆互辭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云種長稼也穋幼稼也韓毛似

異而實同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與案傳釋翦爲齊齊者正也小宛傳曰齊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故訓中多有此例實始正商者言周家有正商室之功而推其由是始於大王者卽大王之緒也文王受命已後武王受命已前尙循服事之忱猶是纘大王之緒也下文乃云致天之眉于牧之野爲武王末年時事耳爾雅曰翦齊也又曰翦勤也二訓並釋詩解齊商勤商義本相通毛傳用翦齊之訓齊義可兼勤義也鄭箋訓翦爲斷周禮翦氏注翦爲斷滅卽引此詩說文又引詩作戡訓戡爲滅鄭許本三家詩義

惠定宇從爾雅詁林爲勸甚合經旨而斥鄭并斥毛尙未審傳箋之異也

漢書韋賢傳總齊羣邦以翼大商當亦用詩齊商之義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唯有大功者則錫之江漢傳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王制曰附於諸侯曰附庸又曰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與案土田卽間田天子有附庸間田以進退諸侯也左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該附庸言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鄭仲師以爲半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禮記明堂位

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
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
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大司徒注曰凡諸侯爲牧正
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
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
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
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
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
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
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

各百里爲四同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案此四句指春秋廟祭而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享祀載龍旂郊建大常正義曰異義古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案此二句指郊祭言箋曰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卽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曰昊天上帝魯不祭太平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曰魯無園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

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嘗郊稷魯不禘嘗而猶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之以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后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祈穀雖亦郊祭然祈禱之禮輕不以后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故周頌序於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於噫嘻又爲祈穀上帝之樂歌襄七:left傳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卽祈穀上帝分爲兩祭此言得之矣魯爲侯國損于天子故春秋之郊皆爲祈穀以后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傳凡祀啟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

而郊郊而後耕蓋祀后稷謂配天也祈農事謂祈穀也魯合報祈爲一祭又在夏正正月爲郊之正時與周郊不同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奠案此三句蒙上章郊祀帝稷而言傳訓騂犧爲赤純箋曰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春秋繫露郊事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犗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奠案周公皇祖猶云皇祖后稷耳此二句蒙上章春秋享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

祀周公祭統外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此詩亦先言郊
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
記義正脗合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祔秋祫則不當唯天子兼之
與案嘗四時祭名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祔夏
曰禘秋日嘗冬日烝鄭注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
春日祠夏日祔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祔祠烝嘗于公先
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祭統注亦謂春祔夏禘秋嘗冬
烝夏殷時禮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
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宗伯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曰宗廟之祭有此
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
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日
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何注曰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
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案諸侯三祭三薦此卽王制所
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也鄭注
王制謂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何氏之言是虞夏
制而非周制矣周四時之祭之外又有禘祫二祭在四時
之間毛公言諸侯夏禘廢夏禘秋祫廢秋嘗用殷祭卽不
用時祭惟天子兼之文二年公羊注曰禮天子特禘特祫

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此何解與毛義合然則禘祫者
卽周禮之所謂間祀耳昔儒論禘祫聚訟紛然其實祇辨
吉時兩事而已今卽毛義而申明之其云夏禘祫秋祫嘗
則禘祫時祭非吉祭可知凡經典多言禘少言祫言禘必
連言嘗中庸曰明乎禘嘗之義祭統曰禘嘗之義大又論
魯內祭有大嘗禘嘗爲四時祭之一禘爲四時大祭之一
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禘知禘爲四時大祭亦言嘗
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祫惟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類
皆吉祫非時祫然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何邵
公鄭康成皆以爲一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入親

廟行其常祀而言之是四時有禘矣則知謂有禘無禘與
禘祫一祭二名以時祭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其
云諸侯禘祫不祫嘗天子禘祫又祫嘗則禘祫非四時常
祭可知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
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疏
證曰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
一禘疑先王之禮也與謂三年一禘吉祭也三年祫五年
禘時祭也當三年則祫當五年則禘較時祭爲大也通典
引許慎舊說云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
新死者也此吉祭也說文曰春祭曰祠祠夏祭也禘諸祭

也周禮曰五歲曰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
三歲一祫許以祠祫禘祫連篆則皆謂時祭可知是固以
說文爲定論矣說苑脩文篇言四時常祭之外亦云三歲
一祫五年一禘可見西京舊說悉有師承則知以三年喪
畢之禘祫而誤爲時祭三年祫五年禘本爲四時之殷祭
而又或誤爲吉祭者又非也其云夏禘秋祫則禘祫定以
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周公禘記下七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周六月夏四月故禘
在孟夏獻子改爲孟秋行禘故譏其失禮此禘在孟夏之
證也孟夏禘孟秋祫獻子改爲孟秋禘則廢一祫祭矣天

子諸侯之有禘必有祫祫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祫上引崔
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
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
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
之祫者合也此卽本毛傳禘屬夏祫屬秋之義也若吉禘
吉祫本無定月周禮鬯人疏引賈逵服虔說三年終禘遭
烝嘗則行祭禮則與時禘時祫其禮有定時者不同天子
吉禘行於路寢大廟見長時禘時祫行於大祖廟見諸侯
特祀卽吉禘合會有吉祫及時禘時祫悉行於大祖廟諸
侯大祖廟卽大廟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禘在新宮其吉

祫及時禘時祫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可考也詩言秋而載嘗載與再通載嘗者既行秋祫再行秋嘗也故傳言諸侯秋祫則不嘗禘祫並重故傳先言夏禘則不祫探下文夏而禘衡句而爲言也秋而載嘗知五廟皆享也夏而禘衡知大廟特禘也則經於秋言嘗而不及祫於夏雖不明言禘而實行禘而又不及祫傳乃補經義以申明之

夏而禘衡傳禘衡設牛角以禘之也與案衡古橫字衡門傳以衡爲橫木則此當亦爲橫木禘衡者謂以橫木偏束之傳但云設牛角而不言橫木者文義易明耳說文禘以木有所逼束也詩曰夏而禘衡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

牲設其楅衡置其綦鄭司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謂夕

牲時先鄭與許並同毛義

後鄭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析楅衡爲二祭前

夕之牛必設楅衡者卽穀梁傳展斛角而知傷之意杜子

春解楅衡以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乎此言祭夕

飾牲下乃言夏禘之事

白牡駢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正義曰文十

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外有王禮謙不

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

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說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牝謂赤特也公羊釋文曰
牝詩作剛剛卽牝之段借字牝爲特於白言牡於駢言特
互辭也檀弓上篇殷人尙白牲用白周人尙赤牲用駢鄭
注曰駢赤類白赤皆純色何謂駢牝爲赤脊之牛則其色
非純矣明堂位曰牲用白牡注曰白牡殷牡也與案此詩
上言夏禘周公下言犧尊房俎及萬舞之樂皆是康周公
禮而詩言白牡必兼言駢剛者祀周公亦以祀魯公也魯
用天子禮樂故魯與周可比而論之明堂位言魯公祀周
公於大廟知此大廟非周公廟也周公於時爲魯禘廟魯
公以夏禘奉禘廟主祀於大廟與周公奉文王考廟主祀

於清廟其事相同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卽大廟之南堂也魯大廟與天子路寢明堂同制周制天子親廟四與大祖廟而五與二祧而七諸侯止五廟無二祧魯亦無二祧而立出王廟如二王後周以后稷爲大祖魯以文王爲大祖襄十年左傳凡諸侯之尊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曰宗廟所出王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周廟文王廟周公之廟卽祖廟也是文王廟稱周廟不稱大廟矣亦稱宗廟則文王居王廟之一爲魯大祖矣又昭十八年傳鄭災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禱於周廟告于先君注曰大廟鄭祖廟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是鄭以厲王爲大祖以桓公爲始封之祖毀廟主祔藏於桓公廟因火災徙厲王廟則遷主藏於始封之祖不藏於大祖矣大龜祖廟之所藏也

先君四親廟與厲王廟同處也鄭亦立出王廟故桓公大廟稱大宮不稱大廟者辟王也魯稱大廟者用王禮也太祖不遷不毀周文王武王皆爲受命之王與夏殷止一王者不同一周

公魯公皆爲受封之君

與列國受封止一君者不同

亦不遷不毀然周

至懿王之世立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爲武世室前此未有也魯世家周公旦子魯公伯禽子考公會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潰子厲公擢五世服盡臣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爲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西壁周公魯公不毀

故遂以路寢大廟爲周公專廟路寢大室爲魯公專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已後別立大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不始於遷毀之日而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尙在親廟因禘而升祀大廟至當遷毀之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廟之祀周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秋經桓二年納郤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卽清廟也穀梁傳以爲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則此大廟爲周公廟也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

在新主廟故閔二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公穀皆以爲大祫此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受也周公至僖十八世而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竝議之不宜立也又武宮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與案記文當作

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堂世室亦爲大室春秋經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公牟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歾以爲周公主左傳杜預注曰大室大廟之室疏云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

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
饗有禮義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
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
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
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
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引公羊穀梁經曰世室魯
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前堂大廟
爲周公廟中央大室爲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
矣周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
不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

祭於大寢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頌僖公能脩廟祀之禮迨僖公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亦因之而不脩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而因詳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

路寢大廟與宗廟不同路寢居宮之中
央宗廟在路寢之左揖而一之者非也

毛魚載羹傳毛魚豚也魚案魚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韓奕之魚音甫九反義別也瓠葉傳曰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地官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曰毛炮豚者燔去其毛而炮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掉豚鄭讀掉爲擘

云擘肉加於燒石之上鹽鐵論散不足篇亦云古者焔豚以相饗焔與捋同祭用毛炮豚卽上古捋豚之遺也

傳載肉也與案曲禮左殽右載殽爲豆實則載爲籩實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臠祭牛臠橫于上古文臠爲載是載在籩也天官籩人朝事之籩有臠加籩有脯說文曰載大臠也大臠卽臠也載乾物羹濡物載羹猶脯醢傳謂載爲肉肉乾肉也公會大夫禮牛羊豕皆有載載亦乾肉

萬舞洋洋與案凡宗廟舞諸侯以羽唯天子兼以千萬舞有干有羽也

說詳簡兮疏

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

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周公廟用萬也昭十五年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簫入此羣廟不用萬也詩爲祀周公故
萬舞矣傳云洋洋衆多者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此爲舞數衆多也左傳曰萬盈也韓詩傳曰
萬大舞也

三壽作朋傳釋壽爲考三考義未聞與疑考乃老之誤張
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
三老也又新序禮事篇五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
以安國也下章壽三家釋爲老則與此三壽爲三老義同
鄭箋三壽三卿也應是申成毛說

正義云老者尊稱天子
謂父事之者爲三老諸

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或孔所據傳本作椒
老字爾雅老壽也正義又云壽考釋詁文恐有誤字

聊傳朋比也古比方比合不分上去聲三壽作朋意謂君

與臣合德也

困學紀聞引晉姜肱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案此用詩三壽字不指三卿說

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義一云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
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
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

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樊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則四甸爲縣出十乘四縣爲都出百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何休公羊宣十五年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學而注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是爲一乘起十井一同出千乘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止百乘其後益封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乘矣論語道千乘之國謂成國也井邑邱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義一者以一乘七十五人

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一者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三萬人僅充二軍爲次國不足充三軍爲大國毛傳云大國之賦千乘賦出賦也楚語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此軍與賦不同術也魯所出之賦千乘人數當餘羨於三軍不當退減爲二軍致不合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九年秋蒐于紅傳曰自根牟以至商衡革車千乘此謂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固有此七萬五千人之多也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

言名錄卷之二
疏引異義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此說得之

公徒三萬此出師之軍數也徒卽司馬法徒二人徒二十人徒二百人徒二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志荅臨碩謂此爲二軍有此兩解樊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軍千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而貝冑言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

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二軍二萬五千人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車臨陳行師亦復選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三卿其一卿一軍畱守二卿二軍出征伐公羊襄十一年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

軍耳穀梁作三軍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
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
梁亦謂魯當用二軍案公穀傳皆就魯調發之制言之隱
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
三見於詩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
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
證也齊語萬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人雖是變古然亦通率
方伯二軍之制爲之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下武賁
傳皆曰應當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

孟子作膺趙注膺擊也丁公著作應膺應聲同當擊義同
沔水傳曰懲止也史記引詩荆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
亦聲同故懲謂之止承又謂之止箋曰天下無敢禦之禦
亦當也止也奂案下二章頌僖公伐淮夷及荆楚此章先
追美周公伐功與殷武篇述成湯時氏羌享王同其篇例
小雅漸漸之石刺幽王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則周初之戎
狄荆舒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荆若戎狄與舒未嘗
有事冲遠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謂夸美僖公耳孟子滕文
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膺
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駢犧以下三十八句爲一

章章首從祀帝祀稷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以天子
禮祀周公工祝致告於僖公作嘏下又極陳兵賦之大征
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中美周公不
頌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遂荒徐宅說文邾下云魯東有邾城段注云周禮雍氏注
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劉本徐作邾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
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是楚所取之徐州卽邾
地書序曰徐夷並興東郊不闢徐蓋邾也與案古徐邾聲
通此詩之徐宅當卽史記之徐州說文之邾城在魯東者
宅居也徐宅邾戎之舊居也釋文不爲徐州作音而正義

亦但云徐方之居皆不得其解

淮夷蠻貉傳淮夷蠻貉而夷行也而字正義作如字臧氏
經義襍記改傳文淮夷蠻貉夷行如蠻貉阮氏校勘記斥
之而以淮夷蠻貉四字爲逗如夷行也四字爲句段氏小
箋於傳文淮夷下補蠻貉二字以淮夷蠻貉四字複舉經
文以蠻貉而夷行也六字爲釋經義段說良是然又云蠻
貉如淮夷蠻貉者劣於夷者也而夷行則進矣似亦泥如
字作解與案此傳作而字不誤與江漢傳同經文皆就近
淮之國而言非淮夷之外又有蠻貉也江漢傳曰淮夷東
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字此傳曰淮夷蠻貉蠻

貉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蠻貉三字淮上之國不與華同故斥之曰夷淮夷在魯東南故更以南蠻東貉呼之作如是解似更直截

居常與許傳以常爲魯南鄙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左傳杜注曰薛魯地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常蓋田文所封邑與案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周滕國在今滕縣西南而薛城又在今滕縣東南常邑近薛是爲魯之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

小匡篇棠作常不審卽魯頌之常抑春秋之棠與

傳以許爲魯而鄆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曰

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與

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衛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公朝宿

邑

衛以圃田之北境爲朝宿邑

許田在魯之西而周公朝宿在焉是卽

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桓之世則許田久屬

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或又屬於齊故頌僖公

之復故字乃就故字極邊邑言之耳冲遠謂僖公得許田

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爲魯南鄙西鄙鄭君不

得明文遂以許爲許田而又推本薛房之書卽詩之常邑

皆以申傳而沖遠以爲易傳亦非晏子春秋襍上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是魯有許邑矣然齊在魯東北不應起師伐魯而邑與許爲面鄰不合

松栢有舄傳舄大貌與案舄者席之假借字文選魏都賦注引蒼頡篇曰席大也席謂之大舄亦謂之大禹貢海濱廣席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廣舄此卽舄席聲通之證矣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傳曰路寢正寢也殷武傳亦曰寢路寢也兩詩皆於篇末亟言修治路寢之事路寢居宮之中央右社稷而左宗廟故經言路寢必連及新廟也劉向別錄曰社稷宗廟在路寢之面又曰左明堂辟雖右宗廟

社稷桓二年公羊何休注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
稷尙尊尊則劉所言殷制也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宗廟
在路寢之東則宗廟當在路門內路寢之左魯語曰合神
事于內朝是也路寢制如明堂方三百步其左右各三百
步五廟竝列可容也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
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時則訓薦饋于寢廟高注前
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蔡氏獨斷頌曰寢
廟奕奕言相連也與案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廟繹
繹奕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

作新廟傳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爲禰廟者同以僖公爲閔公後而連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爲姜嫄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傳中廟字段先生云當作詩字奚斯所作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與節南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文選兩都賦奚斯頌魯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毛與韓不異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

證與案段說是也鄭意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故解奚斯所作爲監作新廟與毛韓異不知史克作駟奚斯作闕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尙存見於國語奚斯見於闕宮二年故文公二年已引闕宮之詩則奚斯作闕宮必在史克作駟之前此其顯證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終